

第二十三回 假佳人冒認真佳人

詩曰：

風流莫浪說文君，司馬原非薄倖人，
正是東園毋物好，應從紅拂覓佳音。

話說蘇誠齋見秋遴一時著急，吐出真情，心下又好笑，又好惱。笑的是，笑他既立志要才美之偶，今將瑤枝這般才美兩絕的許配他，卻只苦苦推托，豈不好笑？惱的是，惱他自恃其才，藐視一切，料吾女不足為彼佳偶。雖是少年癡興，然亦不免太狂。怎能設一法兒使他親見瑤枝才美，自然求之惟恐不得。那時特我慢慢的奚落他一場，豈不奇快？算計定了，固向秋遴道：「既然足下主見如此，亦何必相強，且請暢飲以盡餘歡可耳。」當下又飲了一會，秋遴起身謝擾。誠齋叫人送去東西，自入內來見瑤枝，將上項事情，細細的說了一遍道：「是他不信吾兒才貌，故有這一番推卻。我今想的一個妙法，只消如此如此，怕他不落我局中。」

原來秋遴在見月樓看玩芙蓉時，已被瑤枝留心瞧見，恍與湖亭所遇那生一般無二，知即所說浙省秋元，心甚驚喜。今聞誠齋之言，未免也要假作推辭道：「那生既賦美才，還宜謙抑為是，如何太自矜奇，未免少年狂妄，然彼既苦苦推諉，大人亦何必定要相強，況孩兒聞閨中字跡，不宜妄示外人，於禮恐亦未便。」誠齋笑道：「若公然與他見面聯吟，或者不可。今只裝作無意中，忽然邂逅，正復何妨？」瑤枝只得也就依允。

再說秋遴心下暗暗的好笑道：「我道這老兒為何這等慙慙，原來竟要相強我作東牀，不知他那令愛小姐，是怎樣一個才如蔡琰，美若西施的，方起得此心，卻來下顧我陳秋遴，豈不妄想已極！被我把他數語回絕，好不直截爽快，但言語太覺驕矜了些，致使這老兒負愧相陪，於心亦殊不安。然婚姻大事，苟一容情，必且草率，豈不貽誤終身？彼既不悅於我，明日即便告別，亦有何難。」當下心無罣礙，上牀便寢。

次早起來用過早膳，即著樵雲到那邊去，請誠齋過來謝別，不期去了好一會，不見到來。秋遴等得不耐煩了，正待不別而行，卻才見誠齋步入軒中。秋遴迎上道：「特候老伯出來，拜謝種種厚誼，小姪即此返舍矣。」誠齋道：「相見未幾，怎便匆匆言別，不妨再留一日，以慰老夫渴衷。」秋遴道：「本欲再留，以聆訓誨，奈老母倚閭而望何？故即欲束裝就道耳。」誠齋道：「既足下歸心如箭，豈敢強留，但見月樓聊治一觴，少壯行色如何？」秋遴道：「取擾已多，豈堪更擾？」誠齋笑道：「忝在通家知契，何出此言？」

說罷，便攜了秋遴之手，向見月樓來，才到得樓前，但聞異香馥鬱。秋遴舉目看時，只見三四個侍女，擁著位如花似玉小姐，在那裡向壁題詩。見秋遴走入，驚得忙欲迴避，卻是誠齋叫住道：「此位即紫宸哥哥的盟友，又係通家，吾兒不妨過來相見了。」那小姐見說，從從容容，端立於右。秋遴此刻早已魂消，又聽得誠齋叫令相見，喜得疾忙上前，恭恭敬敬的唱了四個肥喏。那小姐回丁萬福，自輕移蓮步，緩蹙湘裙，冉冉而去。秋遴竟看出了神，端立不動。誠齋笑道：「小酌已具樓頭，請登飲數杯，以便發駕。」秋遴方回身道：「屢叨盛筵，何以克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壁上之詩一看，卻是一首詠菊之作，其詩云：

昨宵風雨剖池塘，聞遭東籬菊綻黃。
看去亭事掃俗豔，摘來淡淡挹真香。
柴桑舊日曾經賞，彭澤當年自飲觥。
縱使圓林春富貴，獨甘隱逸傲秋霜。

秋遴問道：「此位閨秀，不知係老伯何人，而有才貌如此，寧不使我輩鬚眉愧死。」誠齋道：「此即小女瑤枝，生性愛東塗西抹，又不知在此寫些什麼。」秋遴見說想道：「原來就是昨日所言的，卻怎麼與昔時湖亭所遇的夏瑤枝，名字相同，才貌又一般無二？若能聯作配偶，則湖亭一段相思可慰矣。」因笑道：「原來就是令閨愛小姐，真乃仙才佳句。」誠齋道：「兒女塗鴉，徒污目耳。」便吩咐左右看酒，兩人相遜入席。

秋遴那裡還有心吃酒，口中只是千仙才萬佳句的稱賞那詩，意欲誠齋來招架他，倘再提起昨日之言，就好連忙依允。豈知誼齋只做不曉，東扯西拽，說的都是閒文，並不波及婚姻半字。秋遴暗暗叫苦道：「早知誠齋之女是這般一個才美絕倫的，大該謹依嚴命，卻如何苦苦的推辭。」想起自己昨日之言，愈覺唐突。欲待從新說起，昨日又再三辭絕的，怎好立時改口，若得緩留幾日，還可候便言之。今偏即刻就要起身，思量裝病不行，急忙中又裝不出來。本是一段美滿姻緣，卻自己失張失志的弄掉。心中越想越悔，又苦又惱，悶悶的坐著，酒不沾唇，肴不染箸。

誠齋見此光景，明知已中其計，卻笑道：「雖有悵別之思，莫效臨觴之歎，況後會有期。何必如此悶悶，且請開懷更飲幾杯，亦不敢屈留而遲行色矣。」秋遴正尋思無計，甚是苦惱，今又見誠齋催迫起身，越發著急，因只得說道：「離別之情固亦不無縈抱，尤念昨者蒙諭婚姻，小姪因是酒後，一時唐突，還望海涵曲恕。」誠齋大笑道：「足下可謂多疑矣。大丈夫作事，須是斬釘截鐵。昨蒙足下陳列肺腑，一言謝絕，老夫豈敢再來相強。倘老夫於席間再提出姻事時，先自受罰何如？」說罷哈哈大笑，便舉杯相勸。秋遴沒法奈何了，轉心生一計，順口答道：「老伯之論甚妙，可謂灑落極矣。」因亦舉杯豪飲，興趣橫生，酒至半酣秋遴假裝醉態道：「今日蒙老伯高情，叨飲過分，竟爾醉極，殊不能自持矣。」說罷靠在桌子沿上假作欲嘔之狀。誠齋道：「足下往常量極洪大，怎麼今日忽然窄狹？未及數杯之酒，卻便醉得這般。莫非怪老夫簡褻，故於分袂之時，反假醉不肯盡飲，急欲舍我而去耶？」秋遴乜斜著眼道：「盛筵難再，怎忍花前不醉，實是酒力不勝了。」一頭說一頭靠在桌上，沉沉的睡著。誠齋笑向樵雲道：「你家相公這等大醉，量今日不能起身的了，此樓之上，牀帳悉具，你可扶相公自去安置，我倒不及奉陪了。」說罷大笑而入。正是：

醉倒非因酒，留連為愛才。
早知今日苦，悔不昔時諧。

說這陳秋遴原是裝成假醉，見誠齋已去。樵雲扶得到房，又是不醉的了。樵雲笑道：「相公今在吃酒，怎麼這般醉得快，卻又這般醒得快，想是吃了空心酒之故耳。」秋遴道：「你自下樓，要你管甚空心酒不空心酒，在此多嘴。」樵雲笑多，樓而去。秋遴在

房中，晴暗叫苦道：「我陳秋遴久有覓佳偶之心，怎麼今番遇著了佳偶，反自狠狠的推辭。縱是未曾親知灼見，也該含糊答應，待打聽得確實果不甚佳，然後辭之未晚。卻如何貿然回個決絕，好不孟浪！如今弄得不尷不尬，雖是今日裝醉，暫留了這一日，明日卻將奈何。意欲舍之而去，卻何忍失此佳偶。且待留連，若不自陳衷曲，亦有何益？如今也不能顧這許多情節了，做這般的老面皮不著。明日請老蘇出來，只得要去求他俯允。況此姻原是他自己先說起的，求之並不是無因而發，豈有反不依允之理！」一時想得得意，便歡歡喜喜的睡了一晚。

次早起身，洗漱方畢，即吩咐樵雲到裡面去請蘇老爺出來，我有一句要緊說話相商。樵雲應聲去了一會，只見同著蘇宅小童來復道：「家老爺適有一樁公務，起黑早出衙而去，須是抵暮方歸，曾吩咐小的們，叫致意陳相公，說陳相公今早必要起身，量來不及侯送，容日謝罪。倘有甚事情，陳相公只消留一個書柬在此，待小人轉送就是了。」秋遴道：「乃係要緊說話，不便轉達，必要與你家老爺面談的。既要至晚方歸，只得再等一日了。」小童見說笑道：「相公既有這般要緊的事，昨日就該與家老爺說了，怎到今日才要緊起來。」秋遴道：「昨日醉了，一時忘懷，不曾說得。」小童道：「不該小的唐突陳相公的出外之人，這錢行酒原該少用兩杯，怎麼醉得連要緊說話都忘懷了？」

秋遴被小童冷言冷語，攪得心頭十分著惱，欲待發作，又恐傷了和氣，那姻事越發難諧，只得默默領受，真個敢怒而不敢言，好生納悶。到得晚間，量來不能即見。捱過一宵，次日早起，正要再叫樵雲去相請，只見那小童先走入書樓來，說道：「家老爺昨晚回來，不道按院將到，今早雞未啼曉，又出郭迎按院去了。」秋遴頓足道：「怎這般不湊巧，想又要抵暮方歸了。」小童道：「若接得著，即午就回亦未可定，接不著時，只怕倒還算不得日期哩。據小的愚見，陳相公倒不如權且回府，俟便再來，方為妥協。不然的時節，老爺既歸期未定，相公又獨自一個寂寂寞寞的，如何打熬得住？」秋遴見說，攢著眉頭道：「寂寞倒也不妨，但我的事情，必須要見你家老爺一面才好，那有去而復來之理，在此多有打擾你處，明日一總謝你罷了。」小童笑道：「既是陳相公要在此老等，只恐沒人奉陪，多有見罪，那裡倒還要相公賞賜。」秋遴明知小童取笑，總是為了佳偶，雖受鼠輩之辱，只索自解自歎。

不想一住早又三日，尚不見誠齋回衙，心下十分焦悶。卻又寂寞不過，不免散步園中，但見池畔芙蓉，開得紅白可愛。想起昔時埋劍園中，曾與花姨相遇，今我旅館淒涼至此，而寧不能慰我岑寂。花果有靈，尚當使我此姻速遂，庶不負昔日之情耳。正爾對著花叢自言自語，忽誠齋走至面前，見了秋遴，假意驚訝道：「只道足下返棹久矣，怎麼卻還在此，獨不念令堂倚閭而望耶？況這幾日老夫他出，何意能耐心久留？」秋遴漲紅了臉道：「小姪因欲踐盟諧配，故特羈此，以待老伯之歸耳。」誠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是誰家閨秀，竟堪作足下之配，卻又要等待老夫何用？」秋遴陪笑道：「即係老伯向所諭令閨愛小姐，伏祈鑒相求之意，俯允此姻，則三生幸甚。」誠齋見說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足下又來取笑了，小女才庸貌陋，豈可與足下聯佳偶耶？望勿復如此相謔。」秋遴告道：「前者所有唐突之言，小姪已自知其罪。今日之下，總祈老伯海涵，並望慨賜金諾。」誠齋正色道：「足下居令先尊之喪，豈可言及婚姻，況無令堂之命，兼乏執柯之人，亦決難從命。」

秋遴見就把他說話來譏諷他，忙深深作揖道：「小姪一時狂妄，至以謔言冒犯，還望老伯憲度汪洋，怨前愆而允新好。」誠齋笑道：「既足下原可以不拘得父喪母命冰言，若老夫必故意推卻，這是老夫驕矜了。但老夫生下小女時，曾立一妄願，必得雁塔題名之士，方中雀屏之選，倘或不能遂意，則寧東牀高擱，不作無婿之憂也。」秋遴笑道：「小姪雖不才，視雁塔題名，如拾芥耳。值今日先求季諾，容俟他日春風得意，然後洞房花燭，以踐大人之願，何如？」誠齋俯首良久道：「既足下如此殷殷之意，老夫未便固辭。但小女性頗古怪，俟與商之。老夫晚堂有幾宗緊要公案，倒不及奉陪了。」說罷把手一拱，竟入內去矣。

秋遴見他帶譏帶笑，似允非允而去。心下狐疑不決，連晚膳也無心情去吃，只是對著孤燈悶坐，聽樵樓正打二鼓，忽房門上一似彈指之聲。秋遴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何人？」卻又悄然，並沒有人答應。少頃，又聞微微咳嗽，覺得香氣襲人。秋遴心中疑訝，起身開門一看，只見月光之下，站著一個女子。秋遴驚問道：「汝是誰家女子，如此夜深人靜，獨自在此徘徊，得非花妖木怪耶？」那女子微笑道：「妾非花妖木怪，乃木怪花妖耳。」秋遴道：「汝果何人？深夜至此，且又輕彈門廓，微嗽花間，乞賜質言。用開疑抱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妾乃蘇氏瑤枝，偶因步月至此，此係家君衙齋內院，汝又何人，而得棲此？」秋遴見說，不勝驚喜，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小生錢塘陳秋遴，蒙令尊相留在此，自從樓下得睹仙姿，並讀佳句，至今不勝羨慕。次日即懇求令尊，欲廣關雎之詠，豈期未邀俯允，致使徘徊愁絕。今幸小姐賜臨，不知何以慰我饑渴？」瑤枝道：「原來果就是陳解元，但家嚴幕君才貌，故特欲以舍妹相妻，並非妾也。」秋遴道：「然則在樓下題詩者，即令妹乎？」瑤枝道：「詠菊之作，實係妾題壁，但其中更有委曲耳。」秋遴道：「小姐既係樓下題詠菊詩者，是即令尊所說、小生所求之瑤枝小姐矣，不知更有何委曲？」瑤枝笑而不答。秋遴追問再三，瑤枝道：「此家父之計，賤妾豈忍破之、但妾與君雖一時邂逅，不覺情用以鐘，今又蒙君垂詢殷殷，安敢不以實告？妾實非蘇氏親生，乃係蘇之繼女。因賤性自幼耽於書史，是以粗知文墨，而舍妹則才貌俱無，家父欲以舍妹為君配，而自揣不能當君意，是以李代桃僵，做成圈套。令妾於當日特呈陋質，并露微才，以致君之懇求。今君果一見而情癡如此，是君之所志者在妾，而所得者舍妹也。」

秋遴聞言，跌足道：「原來有這一段情節，若非小姐說明，幾落這老兒圈套。怪道有這許多做作，分明是要穩我之心，但小生一片求偶的志誠，實在小姐，不識小姐何以教我？」瑤枝笑道：「家父既意在舍妹，是即舍妹之幸也，更有何言？」秋遴道：「小生之情豈在令妹？專因慕小姐才美，故寤寐以求，欲遂生平之願耳。今夕既賜相逢，倘無一言慰我，則數日來之愁悶，為徒然矣。」瑤枝道：「妾亦因感君之情，故不避男女嫌疑，深夜至此，但其事若遲至明日，則終身不能挽回矣。」秋遴忙問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瑤枝道：「家父已定於明日與君允諧秦晉，舍妹之姻一妥，則賤妾尚何言哉？」秋遴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自左推右卻，只是一個不允，想令尊亦無奈我何？」瑤枝微笑道：「妾固知君不願，但再一推卻，則君又豈能留連於此？不能留連，則雖有情於妾，亦無以濟其事矣。」秋遴道：「然則如何而可？」瑤枝道：「妾雖思得一計，只恐有關風化，賠笑相如，是以未便啟口。」秋遴道：「小姐既有甚良策，何妨見諭，倘能得諧私願，倒是一場風流佳話，正不必更計其他耳。」瑤枝見說，沉吟了半晌，方說出這個計較來。正是：

羅浮一夢舊天台，曾被花神怒貶來。

零落不知風雨恨，維揚又見笑顏開。

只因瑤枝這條計有分教：八百年歸休古蹟，一朝獻根底原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